

03



Narwal Series

独角鲸文丛

文化麦当劳

王晓渔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文化麦当劳

王晓渔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麦当劳 / 王晓渔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6 (独角鲸)
ISBN 7-5404-3716-2

I.文... II.王... III.文化—中国—文集
IV.G1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4792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www.brotherpublishing.com

www.brotherpublishing.com.cn

实名: 兄弟文化

文化麦当劳

独角鲸 03

著者: 王晓渔

责任编辑: 周爱华 王平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东二环路一段 508 号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187 千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ISBN 7-5404-3716-2/I·2259

出版人: 刘清华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辉

装帧设计: 周六

E-mail: brother_culture@yahoo.com.cn

邮编: 410014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独角鲸 文丛

独角鲸：栖息于近海，有时深入北极河流。灰色，有斑点。长约3.5~5米。雄鲸的左齿发育成一根直的獠牙，从上唇下伸出，长可达2.7米。獠牙的功能不明，据信是性选择的结果。在中世纪以为此獠牙是独角兽的角。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文化麦当劳



随书附赠书签

周六设计



荣誉出品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独角鲸文丛 第一辑

- 01 《文化街垒》张 闳 著
- 02 《抒情的盆地》敬文东 著
- 03 《文化麦当劳》王晓渔 著
- 04 《古典下的秘写》郭灿金 著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编审委员会

主任: 张天明

委员: 张光华 弘 征 朱树诚
李永平 周 实 王 平

责任编辑: 周爱华 王 平

整体设计: 周 六





目 录

第一辑：看得见的城市

抒情的终结 /003

海子：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003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006

胡河清：十年生死两茫茫/007

罗大佑：当 he 已成往事/010

马骅：一个抒情诗人的意外事故/012

中国城堡 /017

皇帝、书写与时间/017

“葵花宝典”的故事/024

作为礼物的美女/030

隐形城市 /038

布拉格：两个冬季间的消融/038

上海之一：霓虹灯下的幽灵/040

上海之二：想象的东方/042

影像生存 /047

《大话西游》：经典的自助餐/047

《成吉思汗》：对历史的斜视/052

机器猫、时光倒流和齐泽克/053

时时刻刻 /056

- 火车是文学的敌人/056
- 被想象的西部/058
- 恐怖主义者的仇恨经济学/060
- 一位英雄的两种读法/063
- 从《竞选州长》到“竞选总统”/064
- 盾牌与花朵/067
- 恐怖主义和“恐惧主义”/069
- “性政治不正确”和“学术正确”/071

第二辑：我们的祖先

铁屋中的偶像 /075

- 如果狂人并未治愈……/075
- 铁屋中的“人质”/080
- 铁屋中的“肉身”/082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七个女子 /088

- 苦难的“故事会”/088
- 从“豆腐西施”到“堕落天使”/089
- 革命时期的单相思/091
- 床上的“爱国主义”/093
- 子夜的情歌/095
- 左右逢源的“布布族”/097
- 幸福的不幸者/099

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 /101

- 民间节日/102





精神地形图/106

声音神学/112

红色美学的变迁 / 118

工人新村的建筑政治学/118

诗歌公社的生产美学/123

“地下工作者”的样板戏美学/133

食品工业的包装美学/137

那些逝去的幽灵 /142

打捞破碎的记忆/142

三人行，必有故事/146

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149

三生三世二分愁/152

苦难不等于正义 /157

第三辑：千禧年文学备忘录

文学麦当劳里的匿名写作者 /175

杏花村、小酒馆和麦当劳/175

文学的麦当劳化/178

写作者，匿名或命名？/181

黑暗中的舞者 /186

舌与笔：两种历史的见证者/186

“写给世界的一封信”/195

大地上的安魂曲/206

地图之间的钢琴/210

拉斯蒂涅的诗歌和诗歌的包法利夫人/212

异议的诗学/215

聚光灯下的花腔 /219

卫慧：肢体表演或文字秀/219

村上春树：情欲爆米花和哲理迷魂汤/227

萨达姆：文学老年/232

禁止的愉悦/234

文化表扬时代的降临/236

“80后作家”的三重门/238

诗坛是个马戏团 /242

紫禁城的魔术/243

集中营的巫术/246

游乐场的房中术/250

春秋战国时代的诗歌 /255

印刷品、文学史和诗歌义和团/265

网络时钟里的诗人/260

诗歌强盗的“身体保卫战”/264

《诗江湖》：三个色彩斑斓的童话/267

“两面派”的美学标尺/274

理想国的阑尾/277





第一辑：
看得见的城市



抒情的终结

海子：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

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仿佛呼啸而过的时代，驶过山海关附近冰冷的铁轨——铁轨上那个温暖的躯体顿时一分为二。现在谁也无法知道，躺在坚硬枕木上的海子，在最后时刻会写下什么样的“绝句”？那是一段火车慢行道，尽管如此，生与死之间最多也不会相隔0.01秒。

后来的写作者，迅速将这个短暂的时刻定格成永恒的瞬间。关于诗人之死，我们可以听到无数种说法：有形而上的，比如将之称为“诗歌烈士”；有形而下的，认为自杀只是一种文坛登龙术。同行们的想象力在这个方面尤为擅长，最终的结局却无非是“文人相轻”或“文人相重”。但是，更多的诗歌外行包括海子家人，如何看待这件事后张扬的自杀案？海子原名查海生，如果说“海子之死”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查海生之死”则是一个儿子的意外死亡。“儿子之死”不像“诗人之死”散发着文化的芬芳，

却更能体验到致命的疼痛感。

查海生是一个农家少年。即便他后来没有成为著名诗人，在15岁考上大学的1979年，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查湾，已经称得上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居住于乡村的那些诗歌外行们，并不明白“凤凰涅槃”的道理，在他们看来，不管“为诗歌献身”还是“为荣誉献身”，都是不可理喻的。如果要在活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查海生和死了的著名诗人海子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家里人高兴得不得了，”母亲曾这样回忆儿子刚刚工作后的情景，“第一个月90元的工资，他寄了60元回家。”或许，诗人们会对这种外行的评论不以为然。但在那种看似目光浅薄的说法下面，却隐藏着朴素的生活伦理。

狂人书信

在绝大部分诗人身上，都存在着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的紧张。生活伦理常常属于“近视眼”，特别强调平淡无奇、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艺术法则往往属于“远视眼”，比较注重遥远的甚至虚无缥缈的幻想世界。如果在两者之间无法寻求一个平衡点，那就像没有对准焦距的兔子，一头撞在艺术或生活的树桩上。遗憾的是，作为儿子的查海生是“近视眼”，作为诗人的海子又是“远视眼”，最后的悲剧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一年，查海生在家乡过寒假，专门给自己所在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写信，打算请半年病假，但他后来又改变主意，还作了一个书面说明，表示要安心上课，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在奔赴山海关之前，海子写下几封不是遗书的遗书，其中一封这样写道：“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





一边是“争取年内评上讲师”的生活伦理，一边是“耳朵里充满了幻听”的艺术法则（这不能仅仅归结为气功问题），它们足以撕裂一个血肉之躯。这些书信仿佛鲁迅的《狂人日记》，那部小说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在文言文写成的序言里，狂人不狂，他遵循着生活伦理，已经“赴某地候补”；在白话文写成的正文中，狂人却遵循着艺术法则，俨然是一个凡高式的艺术家。

一分为二的外省青年

医生和校方都以“精神分裂症”来处理海子自杀这件事情。他的朋友西川不同意这种看法，特别指出海子另外一封遗书写明：“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据此认为诗人相当清醒。这种辩护非但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反而将海子想象成一个“单面人”。事实上，每一个稍微有些敏感的写作者，都容易患上现实和艺术互相悖谬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很有可能误打误撞地闯入精神病家园。

海子不是两面神雅努斯，很难在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游刃有余，他更像“一分为二的子爵”（准确地说，是“一分为二的外省青年”），死后无法缝合的身躯就是一个无言的隐喻。作为家中长子，他一定深切体会到“长兄如父”的沉重；作为抒情诗人，他又必须面对各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重与轻、乡村与都市，仿佛剪刀的两翼，将一个生命断然剪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者必须面对一定的精神困境，就像37度2的低烧病人会有奇特的幻觉。但如何既不像海子一样走向崩溃（那等于发高烧），又不像狂人一样被彻底治愈（那等于泯然众人矣），却是一个问题。美国有一家麦考林诗人精神病院，普拉斯、洛维尔和塞克斯顿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都曾以此为家。在我看来，与其像柏拉图一样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还不如像麦考林一样将疯

癫的诗人送进精神病院，这虽然不会阻止却能延缓诗人的自戕。

“疯癫”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一种与诗人如影随形的现象。可是我们要么盛赞狂人的精神症候，要么断然拒绝承认这种疾病的存在。如何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获得平衡，如何保持略高于常态又不影响健康的恒温低烧，恐怕只有认真思考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才能避免走向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的不归之路。

最后需要声明，以上这些分析丝毫不影响我对逝者的敬重，以及对他那些天才短章的热爱。

(本文参考了燎原、余徐刚等先生的相关文章，谨致谢意)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

永葆青春的秘诀是死于青春——这是一个让人苦笑不得的真理。就像海子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年轻的“小冬子”，谁也没法想象他会成为一个文学中年；就像三毛总是那个滚滚红尘里的灰姑娘，谁也无法描绘她 60 岁的面容。巧合的是，海子的忌日恰恰是三毛的生日。这又是一个隐喻，一名写作者的生命往往是从他（她）的死亡才真正开始。或许，他们并没有离开世界，只是躲在一个秘密的角落，故意用死亡来检验自己的作品，然后看着人们的泪水偷偷地笑。

三毛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当她自杀的消息传到那个偏僻的县城，已经是若干天之后的事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三毛不是张乐平老先生笔下的漫画人物，才开始寻找她的文字。我是一个文化上的后知后觉者，在大学时才开始读金庸，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听罗大佑。当他们已经被嘲笑、被 PASS 的时候，我才接近这些明日黄花。也正是这种时差，使得我一直缺乏“偶像崇拜”的激情。第一次读三毛，是她那篇《梦里花落知多少》。这首飘来飘去





的“长恨歌”，仿佛一杯甜蜜的苦水，慢慢浸透我的那个下午。长期以来，我一直为当时的“感动”而羞愧，以为那不过是小情小调的青春期病症。但三毛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她会让你在某个瞬间“返老还童”，虽然你的青春记忆里肯定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章节。

三毛和琼瑶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仿佛是同一场文学舞会的两个舞伴。事实上，三毛和一个时代有关，而琼瑶和每一个时代都有关。换句话说，前者有些不合时宜，她的痛苦可能让年轻的读者笑出声来；后者却游刃有余，随时可以让观众慷慨地奉献出泪水。罗兰·巴特曾说过，嘉宝的脸象征一种“理念”，而赫本的脸则代表一种“事件”。如果说三毛具有那种“令人绝望的美丽”，琼瑶已逐渐连“可供把玩的妩媚”也不复存在，只能让人想起赵薇的脸——表达着撒娇的“美学”。

有时，我会很残酷地暗自庆幸：幸亏海子和三毛都“及时”地离开了人世。或许，对他们来说，死亡将是一种体面的退场方式。文化英雄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只能是一些“苟延残喘”的文化遗民。他们要么变成小丑，要么被别人当作小丑。而那个精神酒精随时可能点燃的年代，是幸福的也是危险的。虽然我曾无数次想象那些少年意气的岁月，却没有为自己的生不逢时发出过太多的感叹。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愿他们安息——如女诗人陆忆敏所说：“可以死去就死去”或“温柔地死在本城”。

胡河清：十年生死两茫茫

我不认识胡河清。当他在上海的风雨之夜跳下窗台时，我还在安徽某个小城读中学；等我到上海求学时，他的灵魂或许已经返回祖籍安徽。但我似乎又与胡河清相识已久，他的很多文章我都熟读成诵，每次在默念时总有灯火阑珊之感，尽管其中并无任何悲伤的

词语。我们之间是一种生者与逝者的往来，我愿意把这种交情称作“生死之交”。

淡绿色封面的《灵地的缅想》和墨绿色封面的《胡河清文存》，曾陪伴我度过荒芜的的大学生活。当时，一位颇有些魏晋风度的古文字学老师，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向我们推荐一本当代文学批评著作——作者就是胡河清。出于对那位老师的信赖，周末时分我们赶到福州路将书买回，整个宿舍楼因为本地学生的离去显得空空荡荡，我们和隔壁两个房间却一边传阅着胡河清的文章，一边发出着兴奋而忧伤的声响。那些文字所闪现出的灵光，足以照亮不谙世事的少年和黯淡的青春岁月。这种“阅读集体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屡见不鲜，人们很容易被一篇文章激动得彻夜难眠；但在20世纪90年代却是惊鸿一瞥，稍微有些深度的书籍只会让读者哈欠连天。

十年生死两茫茫，今天很少有人还会想起胡河清了。这不是坏事，胡河清生前曾说过：“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我愿意终身关闭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他很容易忘却被曹丕称为“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功业，更愿意像自己喜爱的钱锺书一样生活：“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虽然孔子也激赏过类似的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他们的抱负却不尽相同。从单数的“我”到“二三素心人”再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这不仅是人数的多寡，也意味着他们的理想就像“素心人”和“素王”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胡河清终身未婚、孑然一人，钱锺书、杨绛和女儿、“我们仨”形影相伴，孔子则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们每个人按照着自己心向往之的境界生活。胡河清和钱锺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一个愿意终身关闭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一个喜爱息影杜门、居住于“荒江野老屋”，两者几乎拥

